

## 烟台故事



金果山全景

## 金果山寻古

沙向阳/图文

金山，现名金果山，俗称“金狗山”，位于蓬莱城东三十公里、刘家沟镇南四公里处，海拔251米。山上奇洞怪石嶙峋多姿，苍松古柏青翠欲滴。山头浑圆，神似果形，故而得名金果山。山虽不高，造化不凡，古迹众多，故事不少。

我的老家就在金果山南四公里的费县村。金果山是我儿时崇拜的“名山大川”。小时候，我经常站在家门口，眺望着云雾缭绕的金果山，浮想联翩。“金果山上结金果，金狗金猪一大窝；金郎开洞挖金子，一挖挖了一筐箩……”我是伴随着这些美丽的童谣和动人的传说长大的。前几年，在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期间，我有机会步入蓬莱的山村，专门深入山野乡间，走村串户，探古拾遗，也来到了儿时心中的圣地——金果山。

这座山，古时为什么叫金山？后来又为什么更名为金果山？一座小山，山不算高，林不算深，海拔仅250多米，为什么能在山头连建五座庙宇呢？一连串的疑问，把我带进了金果山远古的时空隧道，一探究竟。

金果山四周，群山连绵起伏。一脉相连的几个山头，各具特色，风貌迥异。东侧比肩有围子山，南侧连脉有马儿山、洼儿山；山下沟壑交错，蜿蜒如龙。其东侧的围子山，因山顶古时为防御盗匪修建了一圈石围子而得名。南邻的马山、宿山、狼山，也各有传说。山下的两条沟壑，皆发端于金果山麓。北去的一条，号称“乌沟”，沿沟分布了十八个村庄，并且村名之前都冠以“乌沟”二字，叫做“乌沟童家”“乌沟傅家”等等，统称为“十八个乌沟”村。再向北去，又紧连九个以“安香”冠名的村庄，有“安香店”“安香于家”等。东去的一串大沟，称之为“接夼”；这一溜“接夼”，串连了整整十个村庄，演绎了“十八个乌沟九安香，一溜十接夼到鬼门关——董家”的神奇地名典故，将金果山的传说，外延至周边的山野河川。

古传名谓的“接夼”，传称是

唐太宗东征高丽时，途经此地，沿路沟夼村庄的百姓尊崇大唐皇帝，纷纷出来接驾，倾尽所有的米、果、酒水，招待唐军，由此留下了“接驾夼”的美名，当然，此乃民间口头传说。

历代的《登州府志》《蓬莱县志》，都有关于金果山的历史记录。民国版的《蓬莱县志》记载较详：“金果山，古名金山。明季开矿于此，山洞甚多，常匿劫匪。山巅有文昌阁，山坡有药王庙、元君庙、蟠桃宫、文昌庙。昔时三月初三日，庙会甚盛。山南费县村，有北齐牟平城故址，系天宝七年移此，唐麟德二年，东迁于今牟平城。”寥寥数语，较为真实地揭开了金果山的厚重历史面纱。

往事越千年，遗迹今犹在。在金果山的南巅，文昌阁的残垣断壁、东大祠的破碎砖瓦依稀可见。残壁上长满了厚厚的苔藓，碎砖上残留着汉代特有的菱形、云形花纹，透露出了远古沧桑的历史信息。

另据清代《登州府志》载：东大祠，古称东牟侯祠。“金山，有东牟侯祠，久圮。”赫赫有名的牟侯祠，为什么能建于金果山上？这就与山前的费县古国之说遥相呼应，互为佐证。传称，汉武帝封其子刘渫为牟平侯，初始，建都于金果山前的费县村一带。又有前文引民国版的《蓬莱县志》中“山南费县村有北齐牟平城故址”之说。山前的费县村、富阳蔡家、东大迟家、东泊子等处，过去曾发掘出大量的汉代古墓，连环成片，面积有几万平方米，曾出土了大量的汉代陶罐、汉鹿碑石、汉代砖瓦等物。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牟侯古祠既然建于此山，当年的金山，可谓“国山”，各路僧道蜂拥而至；一座小小的山头，竟先后建了五座庙宇。在金果山这弹丸之地，五庙比肩而立，确属千古奇观了！

山顶的文昌阁，古为道观。文昌阁依托着道观古洞延伸修建而成。至今古洞尚存。洞口的东侧，有一座石桥东西横跨，浑然天成，俗称“仙人桥”。传说蓬莱八仙曾

经结伴到此一游，乘兴打造了这座石桥，然后穿山越洞，漂洋过海，逍遙而去。也有说这个洞是山上的金郎为挖金子、找金狗，打洞留下的遗迹。还有说是金猪拱洞，穿山过海，翻越了“望猪堆”，潜入了“九猪湾”，留下的遗迹……山上的每一个洞口、每一块石头，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传说难以凭，但金果山上的千年古洞，洞口的汉砖宋瓦、焦土基石，确属历史过往的真实印证。走近山洞，这是当年的道士、高僧们修身布道的福地洞天。洞口外部有一丈方圆，东侧是石炕、石桌，岩壁当中，还凿了个一尺见方的灯窝。洞口南侧，在贴地的岩石上，凿了一大一小两个石碓臼，大的深有二尺，小的不足一尺。由于碓臼使用年深日久，被打磨得特别细腻光滑，见证了当年苦行僧们舂米为食、艰苦修行的过往。洞口内部有一人高，深不可测。据传，古人曾抬了一筐箩蜡烛接续照明探洞，也未走到另一头。民间传说，此洞北通渤海，当年的金狗、金猪，就是从这个山洞潜入海里了。

金果山东麓还保存了一口老井，古称“道士井”，传有千年之久，至今井况完好。井深数丈，井口狭窄，不足二尺，仅容一人提水。井水甘冽可口，当年不但为山上的道士所用，也与山下的村民分享。

坐落在金果山腰的接夼施庄，乃“十接夼”的山村之首。施庄的先民，世代与金山为伴，当年刀耕火种、粗茶淡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小山村，是“白米馒头家常饭，苞米饼子当稀罕，吃水自来不用担，闭路电视天天看”。村东有一棵古槐，传有五百岁以上树龄。树高约有五丈，径围有两抱多粗，树冠可以遮蔽半亩地之广。古槐至今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好像是金果山的卫士，又如远古的使者，与金山百世相伴，向世人述说着金果山的千古传奇！现在的金果山上真正是花果满山。山下是一片米粮川，世世代代生活在金山大川的百姓们，今日才真正挺直了腰杆，笑声盈满了金山绿川。

## 乡村记忆

## 夏收时节话石碾

田国和

半个多世纪前，大部分农村还没有用上电，城市近郊的农村即使拉上了高压线，供电也非常态，时有时无。农家一日三餐的面食食材基本上依靠石碾加工。那时候每个生产队至少有一盘石碾，大都是安放在村民们居住的比较集中且比较背风的宽敞平整的露天场地上。

石碾，先祖的智慧，国人的匠心，据说石碾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一度是农家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

石碾主要由碾盘（又称碾台，由一块较大的石头制成，形状像一个圆形的平台）、碾砣（碾磙子）、碾管芯（碾盘中心的一根金属圆柱，用来约束碾框子）、碾框子（支撑和约束碾砣的框架，通常由硬木制成）、碾棍孔、碾棍（碾杆）等组成。

乡亲们用那一盘盘石碾碾米、碾谷、碾地瓜干，完成各种粮食的初加工，然后做出纯天然的美食，如一年四季的主食煎饼、大饼子、窝窝头，逢年过节才吃的葱花油饼、白面条、白面馍等。推碾很辛苦，要双手抓紧木碾棍，踏着日久天长被人踩出的那条坚硬锃亮的碾道，一圈又一圈艰难地向前推，脸上的汗水一滴滴地流淌，手里的汗水浸透了光滑的碾杆。

石碾比较忙的时间是夏收、秋收以后，特别是遇到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丰收的喜悦写在人们的脸上，沉重的石碾推起来也变得格外轻松，就连石碾发出的声音都仿佛是一首欢快绵长的歌谣。石碾最忙的时候是入了腊月，它像一位勤谨的老人，起得早睡得晚，发出的“吱扭，吱扭”声比以往更悦耳、生动、欢快……

石碾的声音是村庄的旋律。一年四季石碾不停地转，那悠扬的声音伴着鸡鸣狗吠，从天蒙蒙亮持续到深更半夜，那声音让人心生安宁。它碾出农家的一日三餐，也碾出农家的缕缕炊烟；它碾过青黄不接的春冬，碾过天灾无收的难关，也碾过喜交公粮的岁月……

石碾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少年时放了学，将书包一放，扛着碾棍跑到石碾旁排队挨号，在等候推碾的间隙或是推完碾的空闲，孩子们是闲不住的，打瓦、跳绳、追逐、捉迷藏、摔跤，非常热闹，一直到很晚才回家。

记得我和七八岁的二弟争着端簸箕里碾好的玉米糁，一不小心玉米糁撒了一地，见状，娘举起笤帚疙瘩照着我的屁股狠狠地揍了几下……我知道娘不是不爱孩子，她心疼的是宝贵的粮食。

石碾还是村民交流信息、联络情感的重要场所。那时候，等候推碾的乡亲们相互分享着农家劳动生活的点滴。排到谁家谁家碾，秩序井然。当然了，家有急事的，或是年龄大的可以先碾。大闺女、小媳妇纳着鞋底说着悄悄话，说着笑着，其乐融融。

朴实勤劳、坚忍忠厚、善良可亲的乡亲们，把石碾视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一辈辈人涅槃重生的希望，也是一代代人心中不灭的念想……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石碾被遗弃在村庄的角落里了，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很少看到石碾，即使看到也不知道石碾是干嘛用的。如今石碾又从赖以生存的工具变成了藏品，许多具有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景点，不惜花高价从农村把沉重的石碾买来，安放在合适的地方，供游客观赏。

石碾是一种童年记忆，石碾见证了乡村的变迁。去年麦黄时节我回村探亲，看到从小推到大如今仍立于老院旁、碾框子朽烂仅剩两道梁的石碾，倍感亲切。我抚摸着石碾，思绪万千。想起当年晨曦中石碾染上一层淡淡的金黄色，阳光洒在它那坚实的碾盘上，整个世界都变得生动、温暖而宁静。

坐在石碾旁近百岁的本家奶奶说，现在杏都熟透掉到地上了，当年偷杏的孩子咋一个也不来了？石碾，是故土的记忆，几代人的乡愁。